

万花楼

(清)李雨堂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14卷68回。题“西湖居士手编”。作者李雨堂。书成于1808年。同文堂藏版本，又题“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”，南京图书馆有藏。道光11年(1831)新铸“万花楼包狄演义”，藏于辽宁图书馆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宋真宗年间，太原府总兵狄广之妹千金，选美人宫，真宗赐于八王爷为妃。差官宿与狄府有隙，传说报。狄广惧祸，辞官返乡。身故后，其子狄青艰难度日，幸为王禅老祖相救，习得文武韬略。契丹犯境，真宗亲征。皇后产公主，李妃产太子，皇后妒忌，以狸猫换，欲杀太子及母。宫女不忍，将太子抱至八王爷处，狄妃视为己出。后太子即位，是为仁宗。时西夏元昊作乱，仁宗求贤，老祖命狄青入京。狄青除暴安良，奸臣庞洪、孙秀嫉恨，包公、韩琦相助始免祸。后入宫降妖，见狄妃，姑侄相认；校场比武，得授都督之职。庞洪等又施毒计，使狄青押解征衣，途中命人盗取，俟机陷害。盗贼牛健得信，劫取征衣，投奔西戎。狄青得仙赐天宝，杀西戎王，夜宿守备李成处。成妻沈氏之兄为奸臣一党。成冒功领赏。杨宗保欲杀狄青丢失征衣。青细说原委，真相大白。牛健交出征衣。宗保上书，奏明狄青之功。未料沈氏赴京报仇，其兄沈国清告状，夫人苦劝不从，自缢身亡，冤魂诉于包公。包公秉公执法，沈国清处斩。包公又偶遇李妃，晓其冤情，为之伸冤。西夏边关，狄青为帅，其友玉石副之，二人同守，元昊兵败，求和归宋。

第一回 选秀女内监出京 赴皇都娇娥洒泪

诗曰：

一编欣喜有奇文，奸佞忠良各判分；
决狱同钦包孝肃，平戎共仰狄将军；
威棱面具留佳话，旋转官闱立大功；
莫笑裨官凭臆说，主持公道最情殷。

却说大宋真宗天子，乃太宗第三太子。名恒，初封寿王，寻立为皇太子，太宗崩，遂登大宝。在位二十五载，寿五十五而崩。溯其即位在戊戌咸平元年，其时乃契丹统和十六年。考帝之初政，宽仁慈爱，大有帝王度量，然好奉道教，信惑异端，以致祸乱丛生，屡有边疆之患，后有契丹擅州之扰也。

且说真宗登基后，即进刘皇妃为东宫皇后，封赠李妃为宸妃，二后俱得宠幸。其年两宫皇后齐怀龙妊，真宗暗暗欣然，惟愿二后早生太子，接嗣江山。当时朝中文武，自首相一品以下，二三四品官不下百余员。其中忠诚为国者不少，奸佞不法的亦多。时称为贤良的有太师李沆、枢密使王旦、平章寇准、龙图阁待制孙奭四位大臣，真乃忠心贯日的贤臣。只有王钦若、丁谓、林持、陈彭年、刘承睦五人，相济为恶，聚敛害民，时人号为朝中五鬼。又有包拯初为开封府尹，庞洪职居枢密副使，忠佞二臣，容后交代。

却说庚子三年，有内监陈琳，一天出朝上殿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我主万岁，奴婢见驾。”天子一见说道：“你乃掌管宫闱，司礼内监，今来见朕，有何章奏？”陈琳奏道：“奴婢并非文武司职，并无本章上奏，不过面陈罢了。”天子道：“你且当面奏来。”陈琳道：“只因上年蒙我主隆恩，放出宫内中年妃嫔一千五百余名，各官民父母领回已讫。如今三宫六院，缺少了许多妃嫔，遂觉不够使唤，望乞我主万岁颁旨，另选少艾，以备宫中充用。奴婢职掌内宫，不敢隐瞒。”当下天子闻奏，暗想：宫中妃嫔，上年虽则放出一千五百余名，目下少年者尚属不少，倘若再选，岂不有屈民间多少年少美女！如今朕有个主意，想上年王嫔宾天，八王兄中嫔已缺。他年将半百，尚无后嗣，不若趁此选点秀女，挑其美丽超群有贵相的，送与王兄作配，岂不是美事。倘若一二载产下麟儿，以接宗枝，也未可知。当日真宗想定主意，随即降旨前往山西太原。只许一府挑选才女八十名，不许多选，亦不得借端滋扰良民，限五个月内回朝缴旨，即命陈琳前往。陈琳领旨，天子退朝进宫，文武官员各回衙署不提。

单说内监陈公公赍了圣旨，带了八名近身勇士，一千护送宫女的兵丁，一路长

行，一月余方得到了山西省首府太原。早有大小文武官员前来迎接钦差。陈公公一路进至城中，一同滚鞍下马，到了大堂，开读圣旨已毕。众文武接旨之后，一同见礼，依次坐定，谈说一番。是夜署酒相待，晚膳已完，众文武各自散去不表。

却说太原府城中大小文武五十多位官员，当时得知万岁旨下，挑选才女，以备内宫之用，大家怎敢延慢。知府转委知县，传集保领人等，一刻齐集县堂。有县主吩咐传言：“当今万岁旨意，挑选美女八十名。不论官家宦女，民家才女，凡十三岁以上，十九岁以下，生来才貌两全，俱要报名上册。限十日之内，报足八十名之数，候钦差挑选。如有匿名违命徇私，定当重责不贷。”众保各领命而去。

当日地方保领于一府之中，城厢内外，不论名门宦户，逐一点名核查。不想太原一府地方，军民百姓，贫富不一，闻此消息，甚是惊惶。内有许了人的，自然即时完娶，其年少些未曾定配的，仓卒间也不用过聘，立刻嫁娶的甚多。至有年高定了年少，贫贱娶过富豪的也不少。若论挑选宫女，于一府地方只选八十名，众民何故如此慌忙？皆因父母爱惜子女，好不容易将女儿育成十四五岁，有六七分姿容，倘或被选，便永无相见之日，犹如死了一般，为父母者又怎不着急？当日不特民间慌乱，即名门宦宦之家，倘有美貌超群、才情出众的，也都不敢隐瞒，只因奉了圣上旨意，你倾我轧，皆要献出。

期满这一天，众美人带至金亭驿中，计民家美女却有二百余名，内中宦宦之家的贵女不过二十名。陈琳一一挑选过，其上等美丽，身材窈窕，纤纤指足者，不过五六十名，其余的虽然有六七分容貌，不是面色黑些，便是身材不称，都选不上。陈琳道：“众位大人，你们若不嗔怪，咱就直言了。想圣上上年放出中年宦女一千五百余名，如今只选回稍美者八十名，可谓仁德之至了。咱家临出京之时，圣上曾命要首选一名绝色才貌双全的为贵人，岂知太原一府地方，八十名尚且不足，众位大人试想，难道咱家就这样还朝复命不成？倘列位大人有意隐瞒，欺着圣上，就难怪陈某亲往挨查。倘若众官长中查出有美丽贵人，勿言某之无情，奏明圣上，以违旨论！”众文武听罢，皆无言语，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位官员。此人姓狄名广，现为本省太原府总兵，祖上原居山西，他祖父名狄泰，五代时曾为唐明宗翰林院。父亲名狄元，于本朝先帝太宗时，职居两粤总制，威震边夷，名声远播，中年而亡。老夫人岳氏尚存，生下一子一女，长子即今狄广总爷；后得怀胎幼女，唤名千金，长成十六之年，真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，不独精于女工，而且长于翰墨，还未许字人家。这岳氏老太太爱之犹如掌上之珠，怎肯去报名上册？如今狄广听了陈琳要亲身到各府搜查，众官员也都知狄门有此美女，内中亦有为子求过婚的，只因老太太不舍，未能成就。当时狄爷知瞒不过，心中闷闷不乐，只得与众官同声说道：“陈公公将就些，且宽限我们三天，如有美不献，一朝奏知圣上，也怪不得了。当时陈琳允诺，众文武各散回衙。

单说狄爷已有二女一子，长名金鸾，次名银鸾，但次女未及三岁，已早夭亡。如今大小姐年方九岁，公子狄育初产，方才对月。当日狄爷回至府中，滚鞍下马，回进后堂，闷闷不乐，不言不语。孟氏夫人见此光景，即呼：“老爷往日回来，愉颜悦色，如今有何不乐？”狄爷见问，便将陈琳催迫之言，细细说知。夫人听了，也觉惊骇。正在对坐愁闷，不料小姐适进中堂，一闻愁叹之声，也觉惊惶。听了哥嫂之言，早已明白，便轻移莲步，来至堂中，与哥嫂见礼，只做不懂，开言道：“哥嫂缘何在此愁叹，

有甚因由？”狄爷见问，只得叫声：“贤妹，愚兄因思父亲弃世太早，说起不禁令人感伤。”小姐道：“哥哥既然思念父亲，缘何又有违逆圣旨只恐举家受累，罪过非轻之言，此是何说？”狄爷夫妇听罢，低头不语，小姐又道：“哥嫂所言，妹子已经尽悉，今日既然事急，何必隐瞒？”狄爷听了，即道：“贤妹呵！不幸父亲归天太早，抛下萱亲在堂，只有你我兄妹二人。如若今日将妹子献出上册，一来怕哭坏了老母，二来难以割舍同胞之谊，因此觉得愁闷不堪。明天待愚兄备下一本，请陈琳还朝，奏个明白，正在筹思，不知可否。小姐听了，说：“哥哥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哥哥为官日久，岂有不明法律之理？圣上倘准了此本固好，倘或不准，怪责起来，圣上一怒，哥哥便有逆旨之罪，一家性命难保，反累及母亲，岂不是只因妹子一人，使哥哥负了不忠不孝之名，此举望哥哥再为参详。”狄爷听罢，低头想了一番，便问：“贤妹，依你主意怎样？”小姐说：“依愚妹之见，还是舍着我一人，既保全了举家大小，又免了哥哥逆旨之罪，方为上策。但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”狄爷不觉愁眉倍蹙，长叹一声。三人谈论一番，不觉天色已晚。

忽然过了三天，是日狄爷夫妻，正与小姐商量之际，只见一个老家人慌忙走进内堂，口称：“老爷，今有陈公公领了军兵，先往节度使衙门搜寻，少刻定到我们府中来的。”狄爷听了，闷上添愁，孟夫人吓得没了主意。小姐说：“哥嫂不必慌忙，愚妹自有定见。”便吩咐老家人：“且往外堂唤中军迎接陈公公，请他早回金亭驿，不必到我府中。就说狄总爷有位姑娘报册。”当下老家人领命出外堂去了。小姐唤丫环进佛堂内，请到岳氏，老太太坐下，看见孩儿愁容满面，又见媳妇女儿，各人一汪珠泪。太太见此，好不惊骇，即问：“你夫妻兄妹为何如此？”狄爷只是摇头难言，犹恐太太悲痛。太太又问女儿：“你因何也是如此悲伤？其中必有缘故，快些说与为娘得知。”狄小姐未及启言，泪浮粉面，说声：“母亲，女儿从小长育宦门，深居闺阁，有谁委屈我，只因今日圣上有旨，到本省点选秀女，册上缺少人数，狄差难以复旨，只要宦人家闺女补数。如今挨户搜查，如若再匿名不报，全家就有不测之灾。早闻报到挨搜至节度使府中，搜毕必然来搜查我府了。只因哥嫂慌忙，又无可再设施的，女儿只得舍着一身去报名，以免满门之累。但割舍不得母亲之恩，哥嫂之情，因此不免悲伤。”言罢，珠泪沾襟。老太太听了此言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手足如冰，母女抱头痛哭。

狄爷夫妇正劝解间，有老家人跑进内堂，报说：“中军官方才将陈公公请回金亭驿去了。陈公说：‘老爷若肯将小姐献进，至为知机，但切不可延留过久，即日就要回朝复旨。’”狄爷说：“知道了，你去吧。”家人退出。

却说这狄广止有一子，方在哺乳，固属不知事体，即九岁女儿，虽知人事，别离苦楚，到底不甚明白。只有母女夫妻四人十分凄惨。又过了三天，见老家人传报：“陈公公今日立刻要请小姐出府，因于宦人家选足了八十名之数，只少我家小姐一人未到。”老太太听了，倍加凄惨。狄爷夫妇含泪苦苦相劝，老太太只得揩了眼泪说：“也罢，我为娘且送你至驿中，以尽母女之情。”狄爷连忙吩咐备了两乘大轿伺候。小姐带泪相辞嫂嫂，这孟氏夫人下泪纷纷，各言珍重之话。

当时母女上了大轿，狄爷骑上骏马，一班随行家将，一路呼呼喝喝，出了大堂。来至驿中。先差旗牌官去通报。然后将二乘轿抬到内厢，狄爷下马相随，来到大堂。陈公公敬他是位小姐，又是狄爷同到，忙下阶相迎。母女下了大轿，太太携挽

娇儿站立堂右，陈琳先与狄爷见礼，后对小姐举目一瞧，果然生得姿色美丽，与众不同。有诗赞曰：

娇艳轻盈一朵花，西施敢与斗容华？
慢言秀美堪餐色，再世杨妃产狄家。

当下陈琳看见小姐生得容光皎艳，迥异寻常，满心喜悦，说声：“总戎大人，此位是令爱小姐么？”狄爷道：“非也，乃下官同胞小妹。”陈琳道：“原来乃大人令妹。果然天生丽质，非凡美所及，倘注上册名回朝，如经圣上青目，必然大贵，福分非轻的。”狄爷说：“老公公前日有言在先，倘众文武中有美不即献出，回朝奏知圣上，以违旨论。但下官思量，妹子虽有此美材，只因家母年高，爱惜女儿如珍，真难割爱，是以延迟至今始报。望祈老公公回朝将就些，以免下官有欺君之罪，不胜感激！”陈琳道：“总戎大人何须过虑。你今依旨将令妹上册，何云欺君？其迟些报献，不过人子体念亲心之意，陈某怎敢诛求。但令妹是何闺名？”狄爷道：“小妹闺名千金。”陈琳即命执笔人，将宫女册上头名注上狄千金华。

陈琳得此美人，随即于众美中选了十余名，凑足了八十名之数，余女发回各家父母领还。当时不用狄府大轿，要请小姐坐上香车。老太太心如刀割，泪似泉涌，小姐牵衣顿足，母女奚忍分离？狄爷见此光景，也觉惨然，只得硬着心解劝母妹一番。老太太无奈，含泪嘱咐女儿一遍，转身又向陈琳道：“陈公公，我女儿年少，寸步未离闺阁，娇生惯养，一十六年。万里风霜，望祈照管，老身即死在九泉，亦当衔环相报。”陈琳一口应允，又呼：“老太太，小姐今日应选还朝，定然是一位大贵人，实乃可喜，何须悲苦？陈某凡事自当照管，不用挂怀，且暂请回府去，吾即速登程回朝了。”母女只是珠泪纷纷，实乃生离死别，母子情深，笔难尽述。狄爷也来催促，小姐又含泪道：“哥哥，小妹此去，吉凶未卜。但母亲年老，小妹一别之后，定然愁惨不堪，万望哥哥嫂嫂百般解劝，诸事留心，小妹别后，死死生生，别无所虑了。但今日陈公公催促甚急，不能与嫂嫂面别一言，心实不安，望哥哥回去，代小妹多多拜上。侄儿侄女，哥嫂自能教育，不用小妹多嘴，总于母亲处用心留意，即是哥哥看待小妹之恩了。”一言未罢，珠泪双行。狄爷带泪，连声答应道：“贤妹放心！愚兄平日待奉母亲，你亦尽晓，尽可宽怀，一切还望留意珍重。”

当日兄妹二人，身同一脉，也觉不忍分离，有许多衷曲之语要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不特小姐女流情重，固属依依留恋，即狄爷是轰轰烈烈英雄，此际也未免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说到胞谊生离，不禁潸然下泪。

不知狄小姐分袂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八王爷蒙恩获美 狄千金慰母修书

当时狄爷兄妹正在悲离之际，老太太流泪，在袖中取鸳鸯一对，呼唤女儿：“此对玉鸳鸯，乃是当初你爹爹奉旨征辽，回朝加爵，圣上恩赐此宝。善能辟邪镇怪，刀斧不能砍下。此乃传家之宝，父亲去世遗下，为娘敬谨收藏数十秋，今日与一只给你带去，留下一只与你哥哥，以作日后遗念便了。”小姐伸手接过，正要说话，有陈公公几次催促，小姐只得含泪上了香车，同着众女子进京。当日也有父母姑嫂一班相送，何止三五百人。哭泣的哭泣，嘱咐的嘱咐，一一实难尽述。陈公公吩咐起程，文武官纷纷送别。

单说岳氏太太，见女儿香车一起，泪如雨下，心似刀割，哭声凄楚，扑跌于地。狄爷连忙扶起，解慰一番，太太只得带泪上轿。狄爷辞别众官，乘马回衙，进内安慰太太。孟氏夫人已知姑娘别去，夫妻谈论，不胜伤感。按下狄府慢提。

却说陈琳催车出了城外，一路直向汴京而来。水陆并进，过了月余，已至河南地面，又是数天方达帝都，于午朝门外候旨。此日适值真宗天子方才朝罢，与南清宫八王爷在长乐殿下下棋，有内侍奏知挑择秀女回朝一事。天子闻奏，龙颜大悦。传旨先宣陈琳，一一奏明；然后又命宣进美人于殿内。陈琳领旨，即跑出外殿，至午朝门外，吩咐众美人下了香车，即要人朝见圣。当下陈琳带领八十位美人，引进长乐殿中，在丹墀下齐齐倒身下跪。陈琳捧册献上，有内侍展于龙案上，天子举目一观，只见头一名美女姓狄名千金，下边注着宦门二字。天子看罢，即传旨宣首名狄千金上殿。陈琳领旨下阶，奉宣千金见驾。言毕，只见中央一位美裙钗，金莲慢步，上了丹墀，正身跪下俯伏，燕语莺声，口称万岁。天子见着这位美人，不啻蕊宫仙女，宛如月殿嫦娥，龙颜倍喜，说：“此女果然美丽不凡。”八王爷也赞叹道：“不独姿色美丽，而且礼数雍容，出身必非贫贱之辈，但不知是怎样官职人家？”天子说：“待朕细问。”便朗呼道：“狄千金，你既是山西太原人氏，生长宦门，父居何职？且细细奏与朕知。”狄千金说：“臣妾领旨。”即有七言绝句奏上，诗曰：

原籍山西府太原，父为总制狄名元，
总兵狄广素兄长，深沐皇恩世代沾。

真宗天子听奏，喜色扬扬，八王爷道：“不意此美才貌双全。”天子说：“王兄果然眼力不差，且她是世代勋臣之女，朕选此美女，原有个主意在先，想来王嫂去岁登仙，王兄目今尚缺中馈之人，朕今将此女赐与王兄，送至南清宫內，以为内助便了。”当时八王爷一闻天子之言，慌忙离位，欠身打拱，口称：“陛下虽有此美意，但臣该有罪欺

天了。狄千金乃奉旨挑选，以充圣上宫中使唤，微臣焉敢领旨作配？伏望我主龙意详察。”天子说：“王兄不必推辞，朕已有旨在先，如不合于理，陷王兄于不义，朕岂为之哉？”即传旨着陈琳将狄美人送至南清宫，再赠宫娥十六名，陪伴美人，又赐脂粉银十万两。八王爷只得谢恩而出。

此时陈琳领旨，送狄小姐往南清宫去了。天子又看名册上第二名美人，乃是寇承御。天子说声：“个好承御的美名也！”就将她改作头名。当时天子又命宫娥领了七十九名美人，带引至东宫娘娘处交代，分发在三宫六院，暂且不表。

次日天子命发出库银一万六千两，发往山西应选各家父母，以为保养之资。

是日狄小姐，早有宫娥与她梳洗，换过宫衣服式。八王爷望北阙先拜谢君恩，后坐于正殿当中，早有宫娥扶出贵人，两边音乐齐鸣，铿锵盈耳，来至正殿中，朝见千岁，行了君臣大礼，然后参拜天地。拜毕，有宫女一班扶了美人还宫。当晚王府内排设筵宴，众文武俱来叩贺，在正殿上饮燕庆闹，直至日落西山，众大人才拜辞千岁爷回府而去。陈琳复又进宫，回复圣上不表。

单言是夜王爷回进宫中与贵妃合盃，传情交杯，酒至数巡，方命散去余席。次日梳洗已毕，清晨进朝谢了君恩。退朝还归王府，有狄妃迎接王贺坐下。王爷开言说：“贤妃，你匹配孤家，实乃圣上龙恩美意。但有一言，前日陈琳奉旨往选时，将你名姓报入皇册内，充作宫娥，以供使唤，今日身作王妃贵人，你的令堂兄远隔数千里外，未必知之。明日圣上差官往山西赏赐银两与众秀女父母，以补养育之资，你何不修书一封，待孤家命差官付你母兄，以免他切望之心，不知你意如何？”狄妃闻命，离位下拜谢恩。八王爷命左右宫娥扶起。即取过文房四宝，放于桌上。宫女浓研龙煤，轻拂玉笺，狄妃提起笔来一挥而就。书中大意不过请安问候，不用多述。真龙爷见狄妃下笔敏捷，将书笺一看，言言锦绣，字字珠玑，心中暗喜。赞道：“贤妃真乃才貌两兼！”此刻刻子将家书封固，八王爷接捧，即起位离后官，到正殿上坐下。命掌府官，宣往山西的钦差来见。掌府官领旨，去不多时，将钦差宣到王府，一见王爷，登时俯伏朝见，八王爷即命平身。原来这钦差乃一个奸臣，由知府贿赂上司，拜大奸臣冯拯太尉为门下。庞太师是他岳父，数进财帛于众权奸，是以由知府升任巡道，以至知谏院。此人姓孙名秀。当日躬身立着，八王爷唤道：“孙钦差，你今奉旨往山西给赏，孤家狄妃有家书一封，劳你顺便带去，投于狄总戎府中，回朝之日，孤家自有重赏。”孙秀听了，诺诺连声，双手接过书来，叩谢出了王府，扶鞍上马，数名家丁随后。心下暗想：“这狄总兵名狄广，乃是狄元之子。想当初狄元为两粤总制时，吾父在他麾下奉命解粮，只因违误了限期，被他按军法枭首，死得好不惨伤。我与狄门有不共戴天之恨，如今八王选这狄妃，此女是他亲生，此书不过是报喜的吉信，不若我将此书埋没不与，再与他报个凶信，暂解心头之忿，岂不快哉！”主意已定，即将原书藏过。

次晨，孙秀领了王库中一万八千两白金，押着车辆，离却汴京城，一路登程，水陆并进，已至山西。城中大小官员，早知钦差到来，远远恭迎，见礼之间，不能尽述。当日孙钦差将银子交付布政使司暂存，即命县主传选女的父母，报名领赏，每一名赏白金二百两，实得一百二十两。此缘孙秀是奸贪之辈，每二百两减了八十四两。赚出六千四百两，饱充私囊，众人哪里得知？

当日狄总爷闻圣上有银两恩赐，故钦差一到，他正要打听妹子信息。次日早

展,具备名帖,邀请孙秀。孙秀吩咐即日打道,向总戎狄府而来。狄爷闻报孙钦差来拜会,又称言有机密事相商,必要到后堂才好相见,连忙出府迎接。两下见礼毕,携手进后堂,再复叙礼坐下,家丁敬递过香茗,狄爷道:“无事不敢邀驾,钦差大人奉旨到来,给赏众秀女父母,内有位狄千金之名,进京之后,不知如何下落?谅大人在朝,必然细悉,故小将特请孙大人到来,求达消息。”孙秀听了,反问:“老总戎,你何以知有狄千金之名,又是同姓,莫非此女是总戎令爱么?”狄爷道:“非也,不瞒大人,此女乃小将舍妹。”孙秀道:“原来乃总戎大人令妹,真是可惜!”狄爷听了,连忙问道:“孙大人为何说起可惜二字,莫非有甚差池么?”孙秀故意左右一瞧,呼声:“老总戎大人,凡人侍家丁,可是内堂家人,还是外班散役?”狄爷回言,都是内堂服役。孙秀道:“下官言来,不要传扬出外方妙,倘走漏风声,恐有不测之祸,连下官也有累及了。初时令妹进到王宫,略闻她思念家乡,怀忆父母,日夜悲啼,天天怒吵,三宫六院个个憎嫌不悦。岂知令妹性急,抑或忧忿过多,竟是悬梁而死。圣上闻知大怒,说污蔑了宫闱,罪不容诛,已将尸首抛弃荒郊之外。下官奉旨之日,圣旨命我密访她父母问罪,幸得陈公公一力为大人遮瞒,不说是大人嫡妹。在下官想来,大人还是趁早寻条出路,以免罗网之灾,下官但据事直言,只恐冲撞,休得见怪。”狄爷听了,神色惨变,只得满口称谢。孙秀登时告别,狄爷当时亦无心款留。

待狄差去了,回到内堂,早有岳氏太太在堂后听得明白,一见狄爷进来,她便一把扯住问道:“我儿,方才钦差之言,是真是假?倘若是真的,为娘性命断难留于人世了。”狄爷听了,忙道:“母亲何用惊慌?早闻钦差不过谈论国家事情,未有什么言辞,母亲为甚如此着忙?”太太呼道:“我的儿呵!方才钦差与你说的这番话,我已听得明白,你还要瞒我么?”狄爷听了,不觉垂泪,说:“母亲,这是祸福无常,如今亦不必追究真假,母亲既然听得钦差之言,便是如此了。”老太太说:“你的妹子到底怎生光景,须速说来。”狄爷道:“母亲呵,今日圣上昆调孙钦差到来,恩赏众秀女父母,不论官民,一概俱有给赏,惟我家无名,想起来妹子定然言少凶多了,这钦差之言,岂不是真的么?”岳氏老太太听了,早已吓得三魂失去,七魄飞腾,大呼一声道:“我的女儿呵,你死得好惨伤也!”往后一交,跌倒地中,气息顿时绝了。狄爷夫妇齐步赶上,慌忙扶起,哭呼母亲、婆婆。众丫环使女齐集,看见老太太面如金纸,一息俱无,已是死了。狄爷含泪道:“手足已冰冷了。”夫妇对看,放声大哭,狄爷道:“今日妹死母亡,如此惨伤,何天之不祚,弄得如此收场呵!”孟氏夫人纷纷下泪说:“不意狄门不幸,祸从天降,有此灾殃。可怜姑娘年少惨死,又受此暴露尸骸之罪,老婆婆又因此而亡,数月之间,人亡家散,言之痛心不已!”狄爷闻言,更觉凄惶,夫妻对着尸骸只是痛哭。当时众家丁丫环仆妇,一同下跪禀道:“老爷、夫人,不可过拗,老太太既已归天,打点料理后事要紧。况天气炎热异常,诚恐老太太玉躯不得久停。”狄爷夫妇听得家人禀告,只得收泪,即于堂中安放。狄爷又进内取出白金百两,命得力家丁去备办棺木,不一会将材料等抬到,即命匠人登时赶造一棺一椁,又命人赶办衣衾等类。官家使用,自然不比民间,一一实难尽述。到了次日入殓,夫妇又复痛哭一番。其时大小姐金鸾,年及十岁,已知人事,亦不免伤感,忆着婆婆。只有公子年幼,不知人事。

当日收殓老太太之后,少不得僧道追荐,狄爷忙乱数天,方得安静,一日夫妻商议,狄爷道:“如今妹子在朝自尽,母亲又因妹子气忿身亡,且孙钦差又通知皇上大

怒，只因妹子自缢，污秽了宫闱，还言要访拿父母。幸得此机未泄，我今不如趁母亲亡故，预上一本，辞退官职，一来省却祸患，二来归回祖居，以葬母亲，夫人以为何如？”孟氏夫人听了道：“此言亦是，只是孙钦差之言，未知真假，岂可因此一言，便灰了壮志？老爷还该细细酌议，或命人回朝打听明白，再作计议。”狄爷道：“据孙秀之言如此，想必不差，况他从京都来，事关重大，必无讹传之理。若要回朝打听，往返又要数十日，倘圣上当真追究起来，那时逃遁不及了。况吾年已四旬，在朝为官十余年，后来奉旨回乡剿寇，不觉将近十载，如今看得仕宦之途，甚是无味。不若趁早退归林下，乐得逍遥自在，省得担忧吃惊，受制于人。如今亦不必管孙秀之言是真还是假，总是辞官归里为妥。”

不知狄爷如何辞官，究竟允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寇公劝驾幸澶州 刘后阴谋换太子

却说狄广夫妻商议已定。是夜狄爷于灯下写了一道辞官蔡母本章，次日打道来至节度使衙中，恳求代为转呈，节度使只得顺情收了。狄爷辞别回府，登时打点行装，天天等候圣旨慢表。

先说孙钦差颁给完了回朝。彼乃奸贪之辈，所有各府司道送来财礼，一概收领，并不推辞。是日文武官员纷纷送别，刻日登程，月余方到汴京城中。次日上朝缴旨，后到南清宫复命，对八王爷道：“狄总兵出外巡边，未曾讨得回书，且臣难以久候，今日还朝，特来复拿。”当下八王爷信以为确，倒厚赏了孙秀数色礼物，孙秀拜谢回府。所有私克秀女银两及各官送礼，共得银三万余两，他即派作三股，与冯拯、庞洪共分，两个奸臣大悦。次日上朝，冯太尉、庞枢密启奏圣上，言孙秀奉旨往山西，一路风霜，未得赏劳，且力荐他才可大用，请圣上升他为通政司，专理各路本章。孙秀不胜喜悦，感激冯、庞二人，侍奉甚恭，三人十分相得。

闲话休提，忽一日，山西节度使有本回朝奏圣，并附着狄广辞官告假本章一道，一同投达通政司。孙秀见了此本，犹恐八王爷得知，泄露机关，就不妙了，竟将狄广本章私下隐没，止将节度使本章呈达，又阴与冯、庞二相酌量，假行圣旨，准了狄广辞官归林，此事果然被三奸隐瞒了。

狄爷接得旨意，欣然大喜，与孟夫人连日收拾细软物件，打点起程。是日带领家眷人口车辆，驾着老太太灵柩，一直回到西河县小杨村故居宅子。住了数天，选择良辰吉日，将老太太灵柩安葬已毕，狄爷又在坟前起造一间茅屋，守墓三年，方回故居，这也是狄爷天性纯孝，不忍离亲之意。

且说狄育原是武曲星君降世，为大宋撑持社稷之臣。狄门三代忠良，卫民保国，是以武曲降生其家，先苦后甘，以磨砺其志。另有江南省庐州府内包门，三代行孝，初时玉帝，原命武曲星下界，降生包门。文曲星得知，亦向玉帝求请下凡，先到包氏家降生了，故玉旨敕命武曲往狄府临凡。还有许多凶星私自下凡。原因大宋讼狱兵戈不少，文武二星应运下凡，除寇攘奸。故在仁宗之世，文包武狄，都能安邦定国。

按下闲言少表，且说景德甲辰元年，皇太后李氏崩，文武百官挂孝，旨下遍告四方，不用多述。至仲秋八月，毕士安、寇准二位忠贤，并进相位。至闰九月，契丹主忽兴兵五十万，杀奔至北直保定府，逢州夺州，遇县劫县，四面攻击，兵势甚锐。定州老将王超，拒守唐河，契丹几次攻打，王将军百般保守，城上准备弓箭火炮，亲冒矢石，日夜巡查，契丹攻打不利，只得驻师于阳城。王老将军即日告急于朝，又有保定府四路边书告警，一夕五至，中外震惊，文官武将，个个惊惶。

真宗天子心头烦闷，惶惶无主，问计于左相寇准。寇准道：“契丹虽然深入内境，无足惧也！向所失败，皆由他众我寡，人心不定，以至失去数城，倘我主奋起一时，御驾亲征，虏寇何难却逐！”时天子心疑略定，适值内宫报道：“刘皇后、李宸妃两宫娘娘，同时产下太子。”当日帝心闷乱，忧喜交半，闻奏正欲退回内宫，有寇公谏道：“今日澶州有泰山压卵之危，人心未定，若陛下疑难不决，不往进征，则北直势难保守。北省既陷，大名府亦危，况大名府与汴梁交界，若此则中外徬徨，大事去矣！恳乞陛下深思，请勿回宫，俯知微臣所请，宗社幸甚，天下幸甚！”当时毕士安函相亦劝帝听寇准之言。真宗于是准奏，中止回宫，酌议进征之策。传旨两宫皇后，好生保护二位太子。

是日真宗召集群臣，问以征伐方略，有资政学士王钦若，乃南京临江人，深恐圣上亲征，累及自己要随驾同往征伐。暗思契丹兵精将勇，抵敌不过就难逃遁了。故奏请圣上驾幸金陵，以避契丹锋锐，然后调各路勤王师征剿，无有不克。又有陈尧叟附和，奏请帝走成都，因他是四川保宁府人。二人都是各怀私见，便于家乡之意。其时天子尚未准奏，即以二臣奏请出幸之言，问于寇公，寇公心中明白二人奸谋，乃大言道：“谁为陛下设画此谋者，其罪可诛也！此人劝驾出幸，不过为一身一家之计，岂以陛下之江山为重乎？况今陛下英明神武，君臣协和，文武共济，倘御驾亲征，敌当远遁，不难出奇以挠其谋，坚守以老其师，兵法所谓以逸等劳，以主待客，无往而不胜者，正今日之谓也。奈何陛下弃社稷而远幸楚蜀乎？万一人心散溃，敌人乘势深入，岂不危哉！”于是帝意乃决，准于即日兴师，将陈尧叟罚俸。寇公又惧王钦若诡谋多端，沮误军国大事，奏他出镇大名府。却有冯拯太尉，见圣上依寇准之谋，御驾亲征，又罚去陈尧叟俸，贬出王钦若，心中忿恨不平，即奏道：“寇准之言，未可深恃，望陛下详察，切勿轻举。谚云：‘凤不离窠，龙不离窝。’今陛下离廊庙而履疆场险地，岂不危乎！不若命将出师，以伐契丹，何必定请圣上亲征，伏乞我主勿用寇准之言，则社稷幸甚！”圣上未及开言，寇公怒道：“谗言误国，妒妇乱家，自古如斯！冯拯不过以文章耀世，军国大事，非你所知也。如再沮疑君心，所误非浅，不念君恩，不顾生民，只图身家计者，岂是作人臣的道理？”冯拯亦怒，正要开言，恼了一位世袭老元勋，官居太尉，姓高，他乃高怀德之子高琼，即出班大声奏道：“寇丞相之谋深远，真安社稷良谋，奈何沮惑于奸臣之论。今日澶州危在旦夕，百姓徬徨，将士离心，目击澶州全境将陷，陛下再迟疑不往亲征，则北直失守，中州四面受敌，社稷非吾有矣。陛下不不免为失国之君！”冯拯在旁大喝道：“辱骂皇上，罪当斩首，还敢多言么！”高太尉厉声喝道：“老匹夫！无非仗着区区笔墨，以文字位至两府，不思报答君恩，只图私己以病天下生民，人面兽心，还敢多言沮惑！如众文武中有忠义同心者，当共斩你头，以谢天下，然后请圣上兴兵；况你既以文章得贵，今日大敌当前，你何不赋一诗以退寇虏乎？”冯拯被他骂得羞惭满面，不敢复言。当时天子决意亲征，不许再多议论。即日点精兵三十万，偏将百余员，命高千岁挂帅，寇丞相为参谋，大小三军，皆听高寇二人调度。即日祭旗兴师，旌幡招展，一直出了汴京。水陆并进，非止一日。自是一连相持十余年，契丹方得平服。按下不提。

却说宫中刘皇后当日闻知李妃产下太子，至晚自己产下公主，心头不悦，却命内监奏报，也说是生的太子。但刘后思量，今日圣上虽然出征，不知何日回朝，倘班师回来，吾生下公主，谎报太子，因一时之忿，岂不惹下欺君之罪，怎生是好？忽想

内监郭槐，是吾得用之人，且喜他智谋面出，不免召他来商议有何良策便了。想罢，即命宫女寇承御召郭槐到来。郭槐叩见刘娘娘，问道：“呼唤奴婢，有何吩咐？”当下刘娘娘将一时心急差见，报产太子之事说了一遍。犹恐圣上回朝诘责，既防见罪，又恼着碧云宫李宸妃产下太子，将来圣上倍宠于她，故今日特召你来商量，怎生了结。郭槐听了，想了一计，呼道：“娘娘勿忧，只须如此如此，包管谋陷得太子了。”刘后听了大悦，说：“好妙计！”即要依计而行。

忽一日，李氏娘娘正在宫中闲坐，思量圣上为国辛劳，不见亲生太子一面，刻日兴兵去了。但愿早早得胜回朝。如今太子生下数月，且喜精神焕发，相貌翘秀，倒可放怀。李娘娘正在思量间，忽见宫女报说刘娘娘进宫。李娘娘听了，出宫相迎，二后一同见礼坐下，细细谈论。刘后装成和颜悦色，故意说为了公主乏乳，要太子的乳娘喂乳，当时李娘娘接抱了公主，刘娘娘抱着太子，耍弄一番。刘后十分喜悦，说：“今日圣上亲征北夷，闲坐宫中，甚是寂寥，贤妹不若到吾宫中一游，以尽姊妹之乐，不知贤妹意下如何？”李后不知是计，不好过却，只说：“蒙贤姐姐娘娘美意，但吾往游，只恐太子无人照管，怎生是好？”刘后说：“不妨，这内侍郭槐，为人甚是谨慎不心，太子交他怀抱，一同进宫去，便可放心了。”李后欣然应允。只带领了八个宫娥，将公主交回刘后，刘后将太子交郭槐怀抱。一路进到昭阳宫，二后坐定，刘娘娘传命摆宴。不一刻摆上盛筵，二位皇后东西并席，两行宫娥奏乐，欢叙畅饮，刘后殷勤相劝，交醉多时，已至日落西山，方才止宴。李后问及太子时，刘后言太子睡熟，恐惊了他，故命郭槐早送回贤妹宫中去了。此时李后信以为真，安心在此交谈一番，已是点灯时候，李后谢别，刘后相送回宫去了。

却说刘后回到宫中，唤来郭槐，问及太子放于何所。郭槐道：“禀上娘娘，已用此物顶冒，并将太子藏过了。但奴婢想来，此事瞒不得众人，况娘娘生的是公主，人人尽知，倘圣上回朝被他查明，便祸关不测，不特奴婢罪该万死，即娘娘亦危矣。”刘后听了大惊，说：“此事弄坏了，怎生是好？”郭槐一想，说：“娘娘，如今事已至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只须用如此如此计谋，方免后患。”刘后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即晚可为。”时交三鼓，二人定下计谋，刘娘娘命寇宫娥将太子抱往金水池抛下去。寇宫娥大惊，只得领命，抱着太子到得金水池。是时已将天亮，寇宫娥珠泪汪汪，不忍将太子抛溺。但无计可出得官去，救得太子，只深恨郭槐奸谋，刘后听从毒计，此事秘密，只有我一人得知，如何是好？

不表寇承御之言，却说碧云宫李后回至宫来，问及众宫娥，太子在哪里。宫娥言：“郭槐方才将太子抱回，放下龙床，又用绛罗袱盖了，说太子睡熟，不可惊醒他，故我们不敢少动，特候娘娘回宫。李后说：“如此，你们去睡吧。”众宫娥退出，其时李后卸去宫妆，正要安睡，将罗帐揭开，绛袱揭去，要抱起儿子。一见吓得魂魄俱无，一跌倒仆于尘埃，顷刻悠悠复苏，慢慢挨起，说：“不好了！中了刘后郭槐毒计，将我儿子换去，拿一只死狸猫在此，如何是好！”不觉纷纷下泪，况且圣上不在朝，何人代我做主，刘后凶狠，外与奸臣交通，党羽强盛，泄出来圣上未得详明，反为不美。不若且待圣上班师回朝，密密奏明，方为妥当。”

不表李后怨忿，却说寇宫娥抱持太子在金水池边，下泪暗哭。时天色已亮。有陈琳奉了八王爷之命，到御花园来采摘鲜花，一见寇宫娥抱持一位小小王子，在金水池边落泪。大惊，即问其缘由，寇宫娥即将刘后与郭槐计害李后母子缘故，一一

说明。陈琳惊怕说：“事急矣！且不采花了，你将太子交吾藏于花盆之内，脱离了此地才好。”当时寇宫娥将太子交与陈琳，叮嘱他：“须要小心，露出风声，奴命休矣！”陈琳应允。急忙忙将太子藏于盆中，幸喜太子在盆中，不独不哭泣，而且沉沉睡熟，故陈琳捧着花盆，一路出宫，并无一人知觉。

寇宫娥回宫复禀刘后不提。且说是晚刘后与郭槐定计，又要了结李娘娘。至三更时候，待众宫娥睡去，然后下手。有寇宫娥早知其谋，急忙奔至碧云宫，报知李娘娘，李后闻言大惊。寇宫娥说：“娘娘不可迟缓了。倘若多延一刻，脱逃不及了！幸太子得陈公公救去，脱离虎口，今奴婢偷盗得金牌一面，娘娘可速扮为内监，但往南清宫狄娘娘处权避一时，待圣上回朝以后，再伸奏冤情。”当下李后十分感激，说：“吾李氏受你大恩，既救了吾儿，又来通知奸人焚宫，今日无可报答，且受吾全礼，待来生衔环结草，以酬大恩。但今一别，未卜死生，你如此高情侠义，令我难忍分离。”言罢，倒身下拜。寇宫娥慌忙跪下道：“娘娘不要折杀奴婢，且请起，作速改妆，逃离此难，待圣上还朝，自有会期。但须保重玉体，不可日久愁烦。”说完，李后急忙忙改妆，黑夜中逃出内宫，一时不知去向，后文自有交待。是晚火焚碧云宫，半夜中宫娥太监，三宫六院，惊慌失措，及至天明，方才救灭。众人只言可惜李娘娘遭这火难，哪里知是奸人计谋。

却说有宫人报知刘后：寇宫娥投水死于金水池中。刘后与郭槐闻知大惊，说：“不好了！此事必定是他通知李后逃出去。他既通知李后，太子必不曾溺死。”但此时又无踪迹可追，只得罢了，命人掩埋了寇宫娥。

却说狄广自从埋葬了母亲，守墓三年，不觉又过几载，狄爷年已四十八，狄青公子年方七岁，小姐金鸾年已十六。此时狄爷对夫人言道：“女儿年已长成，前时已许字张参将之子，吾年将五十，来日无多，意欲送女儿完了婚，也了却心头大事。孟夫人说：“老爷之言不差。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一定不移之理。所恨者前时姑娘年长，尚未许字，可怜她青年惨死。现在我的女儿，不可再误。”于是具柬通知张家。这张参将名张虎，原做本省官，为人正直，与人寡合。数年前夫妇前后逝世，遗下一子张文，他自父母弃世，得荫袭守备武职官，年方二十岁。这日接得狄爷书信，他思量父母去世，又无弟兄叔伯，不免承命完娶了，好代内助，维持家业。是以一诺允承，择了良辰吉日，娶了狄小姐，忙乱数天，不用烦言。他二人年少夫妻，小姐又贤慧和顺，夫妻自是恩爱。这张文家与狄府同县，时常来探望岳家，时狄公子年已八岁，郎舅相得，言谈极尽其欢。张文见小舅虽然年少，生得堂堂一表，气概与众不同，必不在于人下，甚是喜欢。

话休烦絮。一天狄爷早起，打个寒噤，觉得身子欠安，染了一病。母子惊慌，延医调治，皆云不治。这日，张文夫妇同到狄府，看见狄爷奄奄一息，料想此病不起，母子四人暗暗垂泪，不敢高声哭泣。小姐暗对狄公子含泪道：“兄弟呵，你今年幼，倘爹爹有甚差池，倚靠何人？”公子含泪道：“姐姐，这是小弟命该吃苦。”姐弟相对谈论，愈加悲切。

不表姐弟伤心，忽一天狄爷命人与他穿着冠带朝服，众家人不知其故，孟夫人早会其意。又见狄爷两目一睁，也知辞世之苦，泪丝一滚，呼道：“贤妻子女，就此永别了。”说完，瞑目而逝。孟夫人母子哀恸悲切，一家大小，哭声凄惨，张文含泪劝解岳母道：“不必过哀，且料理丧事要紧。”当日公子年幼，不懂事情，丧事均由张文代

为料理，忙了数天，方才殡葬了狄爷。

这狄爷在日，身为武职，并非文员有财帛的。况他为人正直，私毫不苟，焉有重资遗后，无非借些旧日田园度日。是以身后，一贫如洗，小公子只得倚靠园中蔬菜之类，与母苦度。亏得张文时常来往照管。公子年幼，真是伶仃孤苦。

转眼又是一阳复始，家家户户庆贺新年，独有那公子母子寂寥过岁。忽一日天正中午，狂风大作，呼呼响振，乌云满天，又闻平空水浪汹涌之声，一乡中人高声喧叫：“不好了！如何有此大水滔滔涌进，想必地陷天崩了！”母子听了大惊，正要赶出街中，不想水势奔腾，已涌进内堂，平地忽高三尺，一阵狂风，白浪滔天，母子漂流，各分一处。原来此地向有洪水之患，这次竟将西河一县变成海洋，不分大小屋宇，登时冲成白地，数十万生灵，俱葬鱼腹。当日公子年方九岁，母子在波浪中分离。

按下孟夫人不表，单言公子被浪一冲，早已吓得昏迷不醒，哪里顾得娘亲，耳边忽闻狂风一卷，早已吹起空中；又开不得双目，只听得风声呼呼作响，不久身已定了。慌忙定睛四面一看，只见山岩寂静，左边青松古树，右边鹤鹿仙禽，茅屋内石台石椅，幽雅无尘，看来乃仙家之地。心中不明其故。见此光景，心下只自惊疑，发觉洞里有一位老道人，生得童颜鹤发，三绺长须，身穿道衣，方巾草履，浩然仙气不凡。公子一见，慌忙拜跪，口称：“仙长，想来搭救弟子危途也。”老道人听了，呵呵笑道：“公子，若非贫道救你，早已丧身水府了。你今水难虽离，但休想回转故乡了。”

不知公子有何话说，何日回归故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遭洪水狄青遇救 犯中原西夏兴兵

当下狄公子言道：“仙师，弟子如此苦命，自纪年失怙，与母苦度安贫。不意洪水为灾，母亲谅来已死于波涛之内。今弟子虽蒙仙师救起，但想母亲已亡，又是举目无亲，一身孤苦，实不愿偷活人间，伏望仙师仍将弟子送回波涛之内，以毕此生，免受风尘苦楚，实感恩德。”道人听了微笑道：“公子不用心烦，吾非别人，道号王禅老祖，此地是峨嵋山，贫道在此山修道有年，久脱尘凡，颇明天意。目今你虽然困苦多灾，日后实乃国家的栋梁，即你母亲虽然被水漂流，尚还未死，已经得救了，日后母子还有重逢之日。你且坚心在吾山中守候几年，待贫道传授你兵机武艺，灾退之后，再归故土，自有一番惊天动地扬名后世之举，方合吾教你上山一番遇合之缘。”公子听了，即连连叩首不已，愿拜仙长为师。自此狄公子在洞中，安心肄业武艺，王禅又授他六韬三略奇门，以待天时。公子虽听仙师劝勉，但思亲之念，未尝或忘，又时时想到姊丈夫妻生死未卜，心中甚为愁闷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南清宫八王爷，自从陈琳救得小太子回宫，只因圣上起兵征讨未回，故未奏明奸后奸监陷害太子情由，只将太子认作亲生，由狄妃抚育。至次年狄妃产下一子，八王爷大喜，一同抚养。又过了数年，圣上仍未回朝，时真宗亲征已有九载，太子已有九岁，狄妃子已八岁。其年八王爷年五十八。一日王爷得病不起，薨于庚申四月，圣上未回，满朝文武百官开丧挂孝。只因八王爷乃太祖匡胤嫡裔，其威名素著外夷，萧后也闻其贤，即当今皇帝亦敬重他，故意薨逝，不异帝崩，大小文武挂孝，禁止音乐。

闲言休絮，却说真宗天子一连进征十一载，方解了澶州之围，败逐契丹，遣使讲和，每岁纳币二十万。天子准旨，命寇丞相、高元帅即日班师。涉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大兵一路唱奏凯歌。王者之师，秋毫无犯，百姓安宁。一日回至汴梁，各文武大臣齐集，远远出城接驾。天子只因得胜还朝，文武大臣各各加升，随征文武，论功升赏，不能尽述。帝回朝后，方知八王去世，不胜伤感，赐谥为忠孝王。其子长的原是太子，真宗哪里得知，八王去世，狄妃又不敢奏明，故圣上只痛恨火毁碧云宫，李后母子遭难而已。只言不幸，不得太子接嗣江山，自思年将花甲，精力已衰，即有孕嗣，恐已不久于世，冲子亦难接嗣位，不如册立八王长子，以嗣江山便了。主意已定，次早降旨，册立受益为王太子，改名曰楨，是年十四岁。又教旨加封狄妃为王后，八王次子封懿花王，年方十三，袭父职。于是群臣朝贺，大赦天下。次年壬戌乾兴元年春二月，真宗疾渐重，御医诊治无效，不一月崩于延庆殿，享年五十五，在位二十五载，谥曰文明武定，葬于永定陵。是时百官举哀，遍颁天下，不用多述。太子楨即位，是为仁宗。刘、狄二太后并尊为皇太后，其时未有太子，故未册立，癸亥天

圣元年，立正宫郭氏为皇后，美人张氏为贵妃。后来听吕夷简唆言，郭后被废，再立曹彬孙女曹氏为皇后，后话不提。至秋闰九月，故相寇准卒于雷州。自真宗得胜回朝，王钦若、丁谓、钱惟演、冯拯、陈尧叟、内侍雷允恭等一班奸贼，谗毁寇准。丁谓内结刘太后，假传圣旨，降贬寇准为雷州司户。帝尚年幼，人畏太后、丁谓，无人敢奏明此事，终至卒于雷州，归葬西京。丧至荆州公安县，民感其德，皆设祭于路，因立庙祠之，号竹林寇公祠。公三居相位，忘身报国，守正嫉邪，终被奸臣陷害，深为可叹。后追赠为中书令，敕封莱国公，谥曰忠愍，从优赐恤不表。

更考大宋真宗之世，常有契丹寇之患，至仁宗即位之后，增岁币为四十万，契丹侵扰之患方息。然当日虽无契丹北扰，而西夏日见强盛，屢思夺占宋室江山，幸亏杨延昭拒敌，屢次兴师，未见得利。延昭既没，子杨宗保镇守三关，屢挫其锋，多年不见侵扰。不意西夏自被杨宗保败回之后，日事训练，养精蓄锐，以图报复，是年秋间，竟发动大兵四十万，战将数十员，赞天王为领兵主帅，子牙钗为副元帅，大孟洋、小孟洋为左右先锋，伍须丰为中军，五员猛将，乃西戎头等英雄。奉了西夏主命，径往巩昌府进发。巩昌府在陕西边界，一连凤翔、平凉、延安几府，俱被攻陷，直抵绥德府与山西省偏头关交界。守三关口主将杨宗保，几次开兵，未分胜负，只得差官驰驿上本告急。当时差官不分昼夜，赶程来京。是日正在设朝，众文武趋跪朝贺毕，有值殿官传旨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退朝。”旨意宣罢，只见武班中有兵部尚书孙秀出班奏道：“雄关杨元帅有本上奏。”当有殿前侍卫接本，展开在御案上，仁宗看时，上写着：

雄关总领、兼理军兵粮务事、军国大臣杨宗保奏：臣奉守三关二十余年，向借圣朝威德，陛下深仁，宁谧多年，兵无锋镝之忧，将无甲冑之苦。不意西夏国赵元昊贼心不改，称帝于西羌，于七月某日，兴兵四十万，水陆并进，寇陷陕西。全省震动，数府沦陷，直抵绥德，将近三关，臣几次开兵，未得其利。臣年逾花甲，精力已衰，恐难胜任，恳乞陛下速简良将，统领锐师，以解旦暮之危；缓则兵力单薄，雄州之地，恐非吾有矣。并虑隆冬天气，军士苦寒，伏望陛下早赐军衣三十万，得以均沾挟护，不至兴嗟无衣，以致军士离心，兵民幸甚！天下幸甚！臣冒死谨陈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！

当下仁宗看毕，开言问道：“既然元昊作叛，寇陷陕西，众卿有何良策？”一言未了，只见文班中吏部天官文彦博，执笏步至金阶奏道：“臣思偏头关与绥德府交界，三关重地，若非杨元帅镇守，不独陕西失守，即邻省山西亦危矣。今他飞章告急，军情之危，不言可知，遣师往援，固有不可终日之势。但北有契丹，朝中谋臣良将，如曹伟、韩琦、种世衡等，皆分守要镇，此外更无可遣之将，可调之师。惟有一面出榜求贤，或令内外大臣各举贤能，如有武艺超群，才略出众，堪膺将帅之任者，不次超擢，即令彼统兵往援。一面招兵募勇，挑选健卒，练成劲旅，听候统兵大臣调拨，并赶办征衣，即令解送，未知陛下以为何如？”仁宗点头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即降旨着内外大臣，各举所知材能之士，听候录用。并降旨命孙兵部招集兵勇，往御教场操演十万军马，以备登程。是日孙秀领旨，天子退朝，文武各散回衙不表。